

蜀漢書卷之四



卷之三



石遼

錄代

金

臨淄封泥文字叙目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山東省立圖書館編印

本文字實書係由臨淄行單印抽印單行每冊泥封十冊精價字由國幣原拓一函定價七角全裝五分售明廠代上海西藏書店開閣琉璃薰國書局來中北元路

臨淄封泥文字敍

山左封泥多出臨淄北郊鄒南鄉城亦間有所獲清末曾掘數百歸上虞羅氏自後絕迹聞見近歲爲山東圖書館蒐集封泥俱臨淄出土二十三年春城北劉家寨農田發土得數十枚益都賈人馬裕樞獲以示余悉數收之村衆知可易錢童孺婦女齎集其地長日掘取絡繹於途馬賈同業楊宗岐李徵山等亦聯翩往購購即羅致館中自春徂秋所出十九來歸先是益都友人孫觀亭收藏八十餘枚積歲抉擇闕不示人至時亦議價歸館四年之間共集周秦漢晉封泥五百三十四枚選得四百五十四品勝以鄒縣各地出土者六事編製目錄囑館中同寅王允強君墨爲是書越一歲歲事爰叙其耑曰余嘗身至臨淄勘視封泥出土所在矣地在縣城北門外東北劉家寨村西南各距里許今爲城戶王姓業產前後共發二窖一東一西約數

十百步先是清光緒二十三年附近農田亦出一坑凡百餘枚悉歸濰縣陳氏自後近處陸續出土各地聯爲一區約廿畝左右發土三尺容可得之多或數十數百爲窖少則三四枚不等四十年來各家所收臨淄漢封泥類出是鄉其有闌格之秦封泥則在縣城東門外偏北一帶光緒三十四五年間村人掘土製磚亦出一坑多爲陳氏購去歷年尙時發現爲數甚夥距劉家寨農田約二里左右據村老習於其事者言東門外封泥皆有闌格出劉家寨者則否至古璽封泥本書首列三品一出城西關郊外大佛寺舊基一出城北崔家莊一出南磨坊村不拘一方而漢代封泥之必在劉家寨者逆度其地當時殆爲官署舊址焚燎牘檢所遺證以印文又爲國相郡守縣令治事之所不爲王宮且屬西漢庫藏不屬東漢以在兩漢之際齊有大小二城小爲宮城大爲國治及郡治縣治今封泥所出正在大城中南區守相縣令府

署固曾設置是間也。後漢書耿弇傳。弇攻臨淄據其城。張步號二十萬衆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又云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據此知臨淄舊治漢有大城小城。水經注淄水下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耿弇傳註引伏琛三齊記。小城內有漢景王祠。是南北朝時猶是兩城。史記齊太公世家。周初太公封營丘。胡公徙薄姑。獻公率營丘人攻殺之。都治臨淄。據爾雅營丘郭注。漢書地理志注。臣瓊說水經淄水註。太公之營丘即在小城。酈云城內有丘。周廻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者是也。至其大城。酈書謂之外郭。即獻公所徙臨淄城。世稱虜城。言齊湣王伐燕。虜其民實諸郭。因以名之。今見齊都故址。橫在治北。其南掩有縣城之半。周圍約四十里。城郭土積隱然可識。即所謂大城者也。大城內西南別有一城。縣志亦謂子城。正方周可十里。城基顯露中。

有土臺高起故書謂之營丘即所謂小城者也大城東臨淄水小城包在西南漢之耿弇時據大小二城張步都劇兵由東來故史言至臨淄城東弇兵出城即爲淄水故言先出淄水上示弱其引歸小城者指所部精兵大軍仍在大城迨及交綏弇引精銳從大城南區繞至東城突攻步之左翼故言橫突步陣於東城下步出不意又臨以勁旅遂至大敗證以地勢正了了可見若是東城即大城在城東部故言東城其小城之不在是方而爲今之西南子城又至明切矣太公營丘寰宇記謂在昌樂前賢如趙一清等亦云非今臨淄小城東觀漢記後漢書耿弇傳謂弇升土宮壞臺東觀漢記作環臺望之視與張步交鋒乃橫突步陣章懷注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是時弇在小城其云壞臺當屬營邱臺在王宮知所謂小城者即王宮矣東觀漢記刪修於漢明帝時至熹平成書去弇步之戰未遠去西漢齊王建國時亦

未遠其以小城爲王宮言當可信今土人相傳亦如此說且指臺後高處爲殿基云
云蓋齊王宮廷別在大城內以小城圍之小城爲王城大城爲國都猶北平故京之
有紫禁城葉子佩續山東考古錄疑小城爲縣治知其非是矣小城爲齊王所居寢
廟在內故三齊記言有漢景王祠水經注淄水下城內有故景王祠即朱虛侯章廟矣今存壞臺當爲宮殿舊
基所謂臺室者史記封禪書漢武帝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西安漢城未央天祿石渠諸遺址形
皆如此可證絕非太公之營丘營丘爲地名非築作是臺尙父封都臺上萊侯來爭
亦指營丘之地非爭此一臺今姑不具論但知當時齊有大小二城一爲國都一爲
王城而已齊自獻公都臨淄始皇置齊郡入漢爲郡爲國均治其地郡有太守太守
有府景帝七國亂後諸王不得親政以內史治民內史猶太守也成帝更省內史令
相治民相亦猶太守也內史與相專理民事亦皆有府中朝相府例設宮外王國宮

爲王居其內史丞相亦必別闢省署與中朝相同小城旣爲王宮知內史相府必不在小城而置於大城後改爲郡即爲太守之府王莽改爲大尹又爲大尹之府名號雖異事權則一殆於授受之後仍以舊日府址就而用之此一事也國相郡守統治全國全郡別有縣令專司縣政臨淄雖爲國都郡治亦爲郡國首縣猶故都北平之有大興宛平新都南京之有江寧縣置令丞令丞亦當設署爲治事之所此又一事也今劉家寨封泥類爲漢官印文當屬官署文庫所在否必不至如是之多且不能聚集一處地在大城南區不屬小城知非王宮庫藏大城爲國都郡治守相縣令之府署在是又知爲郡國縣署庫藏皆可以次推得惟王國往來簡牘必多貴顯郡治爲一方重鎮所遺封泥亦當有達官崇爵此次所出泰半爲縣丞爲邑丞縣尉爲鄉皆卑秩少吏其二千石以上印文竟極眇見王府郡庫所藏當不若是日鄉統於縣

三老嗇夫上書縣署者多郡國者少此反鄉印特夥若爲守相官府必有臨淄令上書封泥今亦不見彼此比證知爲臨淄縣署所在以縣令文書外達不施本署故無其封泥所屬丞尉諸鄉令爲主官時有陳報故封泥亦富凡此皆與縣署情形合與郡國守相不合而本編所收秩位較尊之封泥又皆歷歲出於他處不在其地衡其爵祿時與守相等差又似守相府中之物其出土地域雖非一處皆與此次二窖距離不遠殆當時守相官府與臨淄縣署并設一區勢若毗連故各有出土封泥尊卑不同地址亦不同又可逆推而知者也郡相縣令府署均在大城偏南一域西距小城甚邇宮廷有事內史若相瞬息可至置府於此最爲相宜其不居宮北宮南以皆偏於一隅施政未便此爲大城繁衝之地能綰結中樞也就全城而論由是北行二里左右方爲中區此尙偏南時以距宮較遠或捨而不就反覆參證其爲守相府署

舊基爲理甚顯然所出封泥旣皆爲漢製而有闡格之封泥則出縣東門外在古齊城內東南世傳秦官印皆有闡格漢初尙沿其制多頒於中朝王國自置者否齊國封泥最夥皆無闡格可證此以印文求之似秦之官署又置在彼地不設此間史記項羽本紀高祖二年羽破田榮遂北燒夷齊城郭宮室殆贏秦田齊官署爲羽焚毀入漢又改建於此前漢書高帝紀六年令天下縣邑城注謂兵燹之後皆令築城齊城之重繕亦或在是時舊時官署西去宮廷遙遠因徙城南前次之在東南隅者殆東臨淄水能轄水陸交通也其地只置縣署或兼設郡署雖不可知要之東門外地既出秦代封泥類無漢製必爲秦之官署劉家寨地又出漢代封泥類無秦製必爲漢之官署可以封泥文制之異爲秦漢庫藏之別至嬴秦以前齊宣王時文士遊說之士七十六人賜列第爲上大夫期會於稷下齊之稷門爲城西南門其西爲雍門

則韓娥鬻歌之地小城北門外又有晏嬰塚塚爲嬰之故宅地本近市者也。

具見左傳史記

水經注證諸史蹟似當時齊都要會在城之西部宮廷曹省或并萃於此故其區內

大佛寺舊址出有古璽封泥今傳齊刀土範亦多藏是間又與秦之在東門外者若
有不同惟秦官署不一其地或以別故只設一所餘仍置於舊處代遷年更又經項
王一火宮室無存先後建置之沿革已不能周知矣臨淄初在高帝元年爲田都國
都二年爲齊國都五年爲臨淄郡治六年復爲齊國武帝元朔二年國除爲郡元狩
六年復爲國元封元年又爲郡後漢爲齊國治兼爲青州刺史治前後變遷非一今
劉家寨封泥有齊郎中丞齊宦者丞齊內官丞齊大廡丞諸印皆齊國秩官爲郡守
所無而漢代郡官印文凡單字地名皆加郡如封泥考略齊郡太守沛郡太守諸文
其雙字地名若濟南太守常山太守封泥則不加上引諸丞如爲郡官當作齊郡今

既署齊知屬齊國其他單題齊字之印文以此類推若是地出齊國封泥必在王國之時王官與縣署牘檢所遺兩漢皆置王國以印文證之又知在西漢之世如齊中尉印武帝太初元年以後秩比二千石以上印文五字用章下則四字署印詳王國中尉本如中朝之秩爲二千石成帝改如郡尉秩比二千石以太初制例之應署爲齊中尉印章今以四字作印知在太初以上矣又營陵侯相其侯爲劉澤高后六年徙封琅邪王國除亦必六年前物南宮丞相其侯爲張買惠帝元年封又有張偃文帝九年封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索隱引楚漢春秋復有南宮侯張耳疑耳在王趙之前或奪印後曾爲南宮侯彼時秩官未定侯相亦沿王國號爲丞相都未可定無論耳與買偃或其後嗣均在武帝以前除國其相印時次從可推矣他如齊大行印爲景帝中六年前印文詳齊悼惠孺齊悼惠園二文爲悼惠王肥孺園又有齊哀寢

後

印齊哀園印爲哀王襄寧園二王俱在漢初身後寧園出文景之前印文時代亦與前證相通漢書高五王傳元朔中武帝以齊絕悼惠王冢園在齊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予菑川令奉祭祀此尙稱齊知在元朔以前後此地入菑川不當再署故齊先是武帝子閼以元狩六年封齊元封元年卒無後國除終西漢之世未再封國今出齊國封泥既有太初以前印文同窖之異國官印又多出漢初推諸他品亦必在元封之上以後國除爲郡不應再有王官封泥矣東漢雖曾封國先在景帝時已以七國之變省損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諸官成帝復省内史自後相沿東漢有損無增而封泥印文多有少府宗正屬官詳後知在未省之時所置不爲東漢先後參議其時益明大抵西京官印漢初體製較小字不盈空武帝以降始改爲方寸筆畫字體亦逐漸方整豐腴填滿字格細審劉家寨封泥印文固多與初葉相合

亦有印體字文似出武帝以後。本書收齊郡大尹章一枚，在附近農田出土。又爲新莽官印。合前後觀之，該地守相縣府均在西漢初葉至莽時而止。莽印只有一枚，已成弩末，無灼知爲東漢物者。頗疑新朝張步之亂，迭經兵燹。舊時官署又毀。東漢封國置州，徙城內他處，因無東京印文，要以封泥印證，固爲西漢庫藏所遺，無可疑者也。前時濰縣陳氏所獲一窖，聞有焚餘檢片，粘合其上。此次則云黑土滿坑，封泥間經火燒，色澤宛然，且同一農田，而各自爲窖，同爲一區，而各自爲地。因悟西漢一代綿歷歲時，庫藏文書勢難永久積存，疑如後世官署之制，歷若干時，即焚毀一次。此殆當時焚毀之餘，火後瘞埋，因獲獨存，其焚非復一次，次各爲坑，故有多窖。焚者爲守相縣府，又非一署，故不出一地。因時火瘞時有先後，印文隨之，故有景武以前與新莽之異。度其焚時，必在庫藏附近，不能遠抱簡牘於郊野，聚而縱火也。庫藏所

在即官署所在地非一處知庫藏亦非一處庫各有屬知官署又非一所以封泥印文之尊卑證有守相與縣之別以庫藏各地之并在一區證守相縣府之相距不遠正如掌上觀紋矣然嘗思維當時文書往還郡國縣邑所在皆應有封泥出土即山左一隅不能只限臨淄鄒縣而試求之各地故城遺址竟不可得也又試求諸故址之時出古器物者亦不可得也甚即臨淄區域王城之內皆一無聞見四郊各鄉及區內之東安平諸縣亦一無聞見知封泥焚瘞之制又因地而異因時而異西安巴蜀臨淄之出土以曾積而火瘞藉土窟之護藏得傳於世他或隨地棄毀當時即已不存千百年後更無由發露而同在臨淄官署文庫之簡牘多經時焚瘞四鄉則或不然同在齊城守相縣府之文書多至期燒藏王宮則或棄毀此處置廢牘之因地異制者也齊城之內秦代官署所在遺有封泥西漢官署所在亦遺有封泥而東漢